

探月首席科学家 **欧阳自远** 倾力推荐的长篇小说

第四级火箭

FOURTH

ROCKETS

赵雁 ◎ 著

作家出版社

第四级火箭

赵雁◎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四级火箭 / 赵雁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063-8200-7

I. ①第…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0295 号

第四级火箭

作 者: 赵 雁

责任编辑: 雷 容

装帧设计: 设兴视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ajia@zuoajia.net.cn

<http://www.haozuoa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北京分厂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360 千

印 张: 23.5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200-7

定 价: 3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谨将此部小说敬恭桑梓给为中国航天事业奋斗终身的父辈们

真挚的情感 高尚的追求

据了解，因赵雁创作的航天系列文学作品受到关注，2012年在意大利举行的国际宇航大会组委会特向赵雁发出了参会的邀请函，显然，对方错把赵雁当成宇航科技工作者了。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赵雁创作的航天文学作品，科学性和专业程度都较强。这在文学领域里是比较少见的。

赵雁作为一名来自部队航天领域的作家，当过鲁迅文学院两届高研班学员，也因此听过两次我讲授中国探月工程的课，或许在这个层面上，让我来作序，我们有一个契合点，都是来自航天。

我知道赵雁的另一本报告文学作品《中国飞天梦》，用全景式的细节展现了中国航天人砥砺前行，艰难飞向太空的历程，让人读后回肠荡气，抚卷深思。

与《中国飞天梦》这类纪实文学作品相比，赵雁新创作的长篇小说《第四级火箭》也同样用文学的载体展现出了中国航天人半个世纪来默默无闻的奉献、创造和追求的风云之志。赵雁言她是“航二代”，是继承父辈梦想的一名士兵。她这本书也是奉献给先辈们的。的确，在这部小说里，她塑造了诸多从将军到科研人员及普通士兵和工人的形象。在他们喜怒哀乐奋发跋涉的征程上，历经种种精神和肉体的磨难，献出了青春、献出了智慧、献出了生命、献出了不可战胜的勇气和创造力。他们从事着国家高精尖的国防科研伟业，却生存在西北大漠上，风餐露宿，历经着普通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创业之初，衣食捉襟见肘，顾不上子女教育，每个人都一心扑在事业上，忘我工作。身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我深有体会。

回头说赵雁这航天类作品的出现，确有推陈出新之感，令人注目。有论者说这类作品，不仅仅是将航天这一高深莫测的科学架构，用了文学的形象展现于读者面前，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类作品对科学思维比较贫弱的国人来说，还有一种穿壁引光的作用。在当今的文学创作中更显得弥足珍贵。这我不仅非常赞同，我还认为赵雁的航天系列作品，弘扬了热爱祖国、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和团结协作的民族自信与科学精神。纵观国外这类文学作品，也有启人之志的感召。如影响过一代中国航天人的苏联影片《驯火记》，及大家熟悉的美国影片《阿波罗13号》等。

赵雁的《第四级火箭》，书名看上去也有些专业，但细读之，却知是作者将三级以下的火箭拟化了成了这众擎托举的人群，可以说中国航天事业的每一次飞腾，都同这个前赴后继的群体分不开，正是有了这第四级火箭的助推力，中国才有了令世界瞩目的航天成就。

诚然，我从事的月球探测与赵雁描绘的载人航天略有区别，但依托火箭飞向太空的轨道则是相似的。今天，中国建设空间站、探测月球和探测整个太阳系经天纬地的壮志凌云，世界有目共睹，也是国人引以为骄傲的。身为中国航天工作者中的一员，赵雁不辱使命，用结实的文字抒写出了这天地轨道上的彩虹一笔，令人叹为观止。我不是阁中人士，对青灯摇笔也不在行，但看到赵雁书中对航天人倾注的真挚情感则深受激励和鼓舞，心中充满了敬佩之情。

但愿赵雁能再接再厉，写出更新更佳的航天文学作品来。

中国科学院院士、嫦娥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

刘阳达

2015年5月5日

目 录

上篇

- 我们的时代 / 3
- 东风劲吹烽烟起 / 6
- 哪里是故乡 / 11
- 爱情与阴谋 / 22
- 西北新鲜的太阳 / 38
- 风云突变卷残云 / 45
- 逼出的辣妈 / 51
- 美丽加导弹 / 64
- 蓝光之电 / 80
- 苦难重生 / 92
- 美丽与哀愁 / 118
- 动荡中的激情 / 122
- 风雨飘摇中的疏散 / 130
- 天地之间的寻觅 / 140
- 另一层空间的声音 / 145
- 迷乱中的触觉 / 152
- 葛家儿女初长成 / 158
- 星星像风筝一样 / 175
- 梦萦塞拉罕 / 189

下篇

目标的选择 / 213

阴差阳错的命运 / 219

心中的泪滴 / 238

白杨树下的情思 / 257

生活的颤音 / 275

爱情是什么 / 283

黄沙万里情 / 2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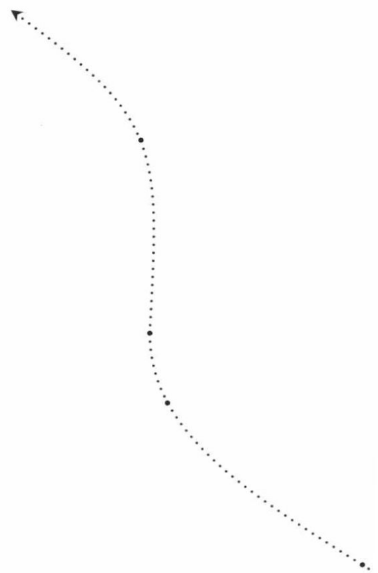
天河之缘 / 299

大漠神仙会 / 316

永远的精神故乡 / 336

缘起：我与东风的今世之约 / 362

上
篇



我们的时代

记住一段历史仅靠回忆往事是远远不够的。

这是一个夏日的傍晚。

居然有了 1958 年的声音。

1958 年，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宏大的主题，一个已被盖上了所谓历史官印的年份。

这不是一个学术研讨会。只是一次普通聚餐时的随机话题。

仅仅是五六个平头百姓的私人聚餐。一个吃吃喝喝，聊聊家常，走动走动，增进情感的简单会面。

一只手就把这两个相隔 56 年，毫无干系的年份叠印在一起。让人有了久违的崇高和热血。

苏老今天的情绪特别激昂，银雪色的头发随着挥动的手臂微微跳动，也有了表达的欲念，那是细致到每个毛孔都要发出的声音。

这是间装饰考究的杭州餐厅，拱桥流水，叮叮咚咚；几朵睡莲慵懒地浮在水面上，显得姿容清丽。苏州园林风格的影壁雕琢细致，不经意地探出几缕竹叶，还有厅中几把飘摇悬挂的油纸伞，伞面上蝴蝶翻飞，一抹兰草，几点繁花，似乎看到了小家碧玉的莺莺袅袅，袅袅婷婷。定要把若干元素一揽身间，强调着它江南的身份。

所在包间的名字也好，“叠悦阁”。满桌的酒菜排放得还很工整，却也没有了最初的热气升腾。屋中所有的人，所有的杯杯盏盏都在恭敬地聆听一个声音：想想 1958 年，那真是个不平凡的年代。对中国意味着一个崭新的开始，我们所有的荣耀

都从那里起步！

苏老的语言，一贯的诗性。即便在如此随意的氛围中，他专业的美声在这样的语境中依然有着音乐的韵律，胸腔共鸣音厚实，具有穿透力，似乎要点燃在座的人久违的激情。你完全想象不到，这样的声音出自一个身陷沉疴的老人。

1958年，1958年，那该是怎样的一段岁月？

在座的其他人怎样想，葛羽珍并不知道。但她愿意竭尽全力去想，尽管难以想象。但1958年，她并不陌生。她的父亲葛校言也总在提起，母亲许子烈也常说。于是“1958年”就刀刻般印在葛羽珍心里。

那是父母个人历史上重要的分水岭，从那一年起，一切都改变了。

不光他们，也是国人一个在记忆中难以消融的时代。

那是充斥火热激情的年代，只消一点点火星，就能点燃脚下尘埃的年代。那是个没有私心私欲的年代，每一丝空气，每一缕光亮，都为一个目标存在：建设祖国。哪怕考虑到个人的念头只是一闪即逝，也马上会羞愧得无地自容。那是一个建设的年代，下至三岁孩童上至耄耋老者，都投入到这场建设的洪流中。那是一个创造了几多奇迹的年代……

让我们暂且抱有对那个年代的所有想象吧！

这一天，许子烈杵着拐杖重重地敲击着地板，发出咚咚的声音，表示不满。撇着嘴向女儿告状，喏，你看看，又要全球通了！说来说去还不就那几句话。

葛羽珍眼睛都不用抬，就知道父亲葛校言此时的样子。一定又端坐在电话机旁，戴着老花镜，认真地翻看着他的“红宝书”。

“红宝书”为何物？就是他的通讯记录本，上面除了亲朋好友的电话，就是原来老战友的联系方式。每年都要逐一更新一回，为保险起见，还有一本备用。即便这样精心，也还是会碰到有的老战友住的干休所更换号码，联系不上。遇到这个情况，犟脾气的父亲会急得不知所措，固执地反复拨着那个空号，好像和电话有仇似的，恨不得把手指头戳短一截，下的是大力气，家中好几部电话都因此摁键失灵而被迫弃用。

葛羽珍真心疼，倒不是为了几个话机，而是担心他的手指会受伤，心情会受损。人老了，思维有了局限性。其实通过查号台问讯，总能找得到的。所以每次都是葛

羽珍帮他联系到。这时，一辈子都崇尚批评使人进步，表扬使人骄傲的宗旨，疏于发出表扬信号的父亲，这会儿决不吝惜他的“赞美”：你还有点用，能帮你爸解决点问题了。

对这小儿科的表扬，葛羽珍从不心动，三十多的人了，早已成为社会和家庭中坚，还不能为你八十来岁的弱势群体解决点问题？

葛羽珍还知道，父亲昨晚肯定又没有睡好。这是他实施“全球通”的前奏，每次，葛校言做梦梦到那个地方，他一定休息不好。第二天，他肯定要守在话机旁，做回霸主，雷打不动。神奇的是，这毛病是周期性发作，一年总有那么几回。母亲总是很有宿命感地说，看来那地方是入了老头子的精髓了，逃不掉。

那个地方当然就是葛校言的魂魄，这点不容置疑。四十多年都泡在那里，进去的时候是胡楂子还没有硬透的青年，出来已是鬓染秋霜、行动迟缓的老者了。一辈子的精血全溶进那片土地，这样的地方能不牵着老父亲的魂吗？许子烈就是嘴头子硬，不愿意承认罢了，她和葛校言的姻缘也因那块地方而结。

那个地方是哪里？就是葛羽珍嘴里的“东风”。

这里必须重点强调东风的来历。

东风劲吹烽烟起

1958年，岁次戊戌，太岁姜武，生肖狗年。这一年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呢？大跃进，三面红旗，超英赶美的雄心壮志。葛东风在这一年刚出生。全国各地都在大干快上，上天上山入海放卫星的口号一个跟着一个，人们的激情，人们的狂热，人们的昏头昏脑几乎遍布全国每一个角落。然而，此时在蛮荒的巴丹吉林沙漠腹地却出现了这样一支形态奇怪的队伍。这支由一些看上去似开荒者军人组成的队伍里，还夹杂着一两个高鼻梁黄眼睛的老外在指指点点。这让人甚感奇怪。因那时外国人在大中城里都鲜见，可他们却出现在了这风沙频起的不毛之地中，他们高大的身躯缩在绵大衣领子里，与周围拿着地图的中方军人形成反差。这些人在目视，在用望远镜观察。初一看上去，很像是查看地形地貌的外国间谍。周围正值盛年，又带着一脸神圣表情的中国军人叫那老外为盖杜柯夫少将，而这老盖借助着翻译，吐着尾音很长的俄语称身边的中国军人为陈将军和王将军。他们在谈着非常奇怪的导弹与卫星一类名词。那盖杜柯夫说话间还时不时将双手向空中张开、比划着。身边的中方陈将军与王将军则忽而双手抱肩谛听，忽而紧锁眉头向前张望。并不停地同盖杜柯夫争执着。他们行走的巴丹吉林沙漠腹地、西依祁连山脉，东临古弱水河畔。距离中蒙中苏边境都很近，从祁连山发源的黑河流经此地，形成一个曲状的月河。终于，盖杜柯夫向陈将军和王将军说：这太理想了。是另一个拜克努尔发射场。陈将军同王将军听罢也长出了一口气，脸上绽出了笑容。他们的目光共同投向了大漠上的落日，几乎同时吟出了王维的边塞诗：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这就是 1958 年。

也是葛校言的 1958 年。

现葛校言站在这大漠上，看着那缕缕被吹起的风沙，很诧异自己怎么会从朝鲜战场来到了这里。

那一刻，驻守在朝鲜西海岸的葛校言正在擦拭着自己苏式冲锋枪的枪管与弹匣，就在两小时之前，这支冲锋枪还在他手里张开双眼，注视着前沿阵地。现在这警戒的间隙中，他将帽子摘下露出虽年轻但已略微有些半秃的头，正在琢磨上级让其撤退的命令。他仰脖猛灌了一通常要节约的军用水壶中的水，抿了一下嘴角，眼神露出一丝困惑：这是要去哪呢？但命令是不容置疑和追问的。两天后，这疑虑的眼神也同样进入了美中央情报局局长史密斯深邃的眼眶中：那支共军的部队怎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尽管麦克阿瑟不喜欢他的情报机关，但他们的鹰眼还侦测到了这支神秘消失的志愿军部队，这引起他的种种猜测。这部队怎会蒸发？怎会遁去？莫非他们会违反停战协定？出现在哪条坑道与战线上……？

他们却不知，这些如鬼魂的人，影影绰绰地爬上军用卡车盘旋在了盘山公路上，然后又坐进闷罐子列车与另一支由陈姓将军率领的由工程兵、通信兵、汽车运输部队等各军种数万人马汇合泄进了这大漠戈壁中，从此，还些人就似成了一支影子部队，隐姓埋名了 20 余载。

葛校言在基地待了四十多年，直到六十多岁进了海阳的干休所。大半辈子的记忆都搁在基地。那些老人、老景、旧事，哪一样在心里搁着都占着重要的地方，哪一样都牵动他的心绪。

刚到干休所，葛校言有点不适应。干休所都是陌生的面孔，陌生的声音。大家来自系统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不同基地，晚年回到自己或者配偶的籍贯所在的城市。只有苍老是共同的：花白的头发，皱皱巴巴的皮肤，沟壑丛生的脸。大家微笑点头致意，上前招呼着。

你是哪个基地来的？

我是 × × 基地的。

哦，我知道。那里是搞测控的，也是我们东风发射基地分出去的。

噢？东风的？那可是咱们系统的元老啊！有多少基地和你们都是老子和儿子的渊源，何止我们一家。

说的就是。你们基地的×××你认识吧？二十多年前我们就在一起搭班子。

怎么不认识，技术部的老政委。他现在无锡的干休所。你一直在东风？

可不是，建场去的。干了四十多年。

那可太不容易了，听说那里条件特别艰苦，你们是功臣啊！

艰苦归艰苦，但我还是习惯基地。到哪里去都宽敞豁亮，四四方方，横平竖直，整齐。一条马路并排走上四辆大卡车还富余，房子也不像这里挤挤挨挨，前头楼打个喷嚏，后楼跟着感冒。而那里连呼吸都要畅快些。

哈哈，你那儿是沙漠，这里是城市，不能比。

城市有啥？我们那里早都沙漠变绿洲了！

刚开始的那些日子，每天葛校言都要通过这样的聊天，来找到提气的感觉，也通过这样的谈话表达着自己的不适应。

确实很不适应。每天除了买个菜，在巴掌大的小院里遛遛弯儿散个步，要不就是到棋牌室打个牌下个棋，其余的时间都待在家，对着电视发呆，看着老伴横竖不顺眼地闹情绪，像极了蛮不讲理的老顽童。再说聊天，葛校言很快就失去和院子这些老干部聊天的兴致。

“瞎包，腻腻歪歪不痛快，简直说不到一块去！哪里像在基地，出门都是老哥们儿，去哪里都像回家一样，就是不拉呱儿，坐一会儿，抽根烟也舒坦。”

葛校言背个手，垂个头，一脸的愤愤不平。堵在老伴许子烈面前，却不看她，十足像个刺头，也不知从哪里来的恁多的牢骚怪话。葛校言是山东人，直肠子到底，说话不讲究的习性永远改不了了。许子烈把老花镜上飘出的眼风收回，嘟囔一句，我看你是烙下基地的病根，难治！便不再看他，低头去鼓捣桌上的一堆甘草杏，那是小老乡从基地回来探家专门给她带来的，也是她最喜欢吃的。酸酸甜甜，从嗓子眼里蹿下去的清香和回口生津的甘甜，超市里那些甜蜜素腌渍出来的蜜饯简直没法和它比。可惜，现在牙口不好，吃了倒牙，只能看着解馋。她用食品袋一袋袋分出来，准备将这戈壁滩的特产送些给邻居家尝尝。

葛校言确实被烙下基地的病根。那是关于故乡的。

他总是被女儿葛羽珍提问到同一个问题：

故乡在哪里？

哪里是故乡？

在葛羽珍的意识里，故乡只有一个，就是“东风”。那个在她的梦里总是出现，那个无论离开多少年，说话的口音还会被“东风”圈内人作为判定是否是自己人的最重要依据，甩不掉的“老甘味儿”。

尽管在所有要求填籍贯的各式表格中，她填写的总是父亲的籍贯，“山东莱阳”。然而她知道自己和那里是没有关系的，三十多年的时间，她总也没有机会到这个所谓的故土，真正地走一走，看一看。这个故土说起来对于她只是个认祖归宗的地方。

葛校言直到现在依旧乡音未改，一口大葱卷饼和鸭梨带出的爽利味道。可葛羽珍仅仅随父亲回去过一次。老家已没有什么血缘更近的亲属，父亲离家太久了，久的连认识他的老人也没有两个。老屋不在了，童年的池塘隐在田间，那条看上去比鹅肠粗不了多少，曾经印下了自己多少光脚印的小路如今连丝痕迹都没有留下。

祭扫了父母，葛校言在这处早已遍是杂草，还是早早托了堂嫂找到本家一个孙子七寻八拐才找到的坟前，其实也只是一块大致的位置。早年的坟地早已成了麦地，正靠在新开的路边。他在地垄边站了好久都不说话，站着站着就老泪纵横。好一会儿对葛羽珍说：“出来六十来年了，我死前看来也是最后一次回来了，算是了了心愿，没什么遗憾了。丫头，你帮我好好看看！”

这就是父亲对故乡的情感。可对于葛羽珍，那只是个地理概念，是个与更多其他乡村没有差别的地方，她没有感到踏实、舒展，她只是在帮助完成父亲的心愿。在她试图查找父亲的家谱无果后，她就实在找不出自己与这块土地的关联，而当踏上返程列车，车窗后的景物越飘越远，越来越模糊直至消失，她知道自己已从情感上割裂了和那片土地的联系。

葛羽珍总有故乡在别处的飘零感。

今天的电话，让葛校言情绪低落。老伴许子烈一看，不消问，就心里有数了。他一定又听到老战友去世的消息。虽说到这把年纪，人生的终点已很清晰，葛校言对此倒是坦然，但是听到周围这些年纪比自己大或者还小很多的领导、同事或下属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离去的时候，他还是无法释怀。这两年，令人伤心的消息越来越多。人老了，伤心就是伤身，这样感伤的话题对高龄的葛校言的身体健康肯定无